

急欲轻生的 鲸群

〔日〕安部公房 著

郑民钦 译

死に急ぐ
鯨をこらへ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日〕安部公房 著

郑民钦 译

急欲轻生的 鲸群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合同登记号:01-2017-62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急欲轻生的鲸群/(日)安部公房著;郑民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安部公房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3157-0

I. ①急… II. ①安… ②郑…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2070号

SHINI ISOGU KUJIRATACHI

Copyright © 1986 by Kobo Ab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K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nd BARL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杜玉花 欧雪勤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8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6.875
版 次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57-0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为什么要写作…… / 1

I

萨满歌唱祖国 / 3

——仪式·语言·国家，以及 DNA

II

急欲轻生的鲸群 / 25

右脑闭塞综合征 / 30

逼真的偶人 / 33

樱花是异端法官的徽章 / 37

戒烟法 / 41

德黑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45

III

无锚方舟的时代 / 55

子午线上走钢丝 / 101

毁灭与再生（1） / 111

毁灭与再生（2） / 135

IV

住在地球仪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 175

读“明日新闻” / 187

核避难所中的展览会 / 194

I

萨满歌唱祖国

——仪式·语言·国家，以及 DNA

我创作《第四间冰期》这部小说是在距今二十六七年前。这是一种未来小说，其故事是说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类现在应该如何修正自己的轨道，并运用电脑对未来进行预测。设计出来的预测机大致详细描绘出预测未来的模式，但研发者——小说的主人公——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因为根据这部机器的预测模式，近未来的人类为逃离环境的异常变化，运用基因重组技术，让人长出鳃，变成水栖人。

为了在这个无法容忍的未来保护人类，主人公打算把这个结果公布于众。但是未来出来干涉。已经变为水栖生物的人类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幸，甚至发现还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他们似乎继承过去陆地人的遗产，加以改良，打算构筑自己的文化。主人公通过与具有对话能力的电脑的交流，认识到不能把现在的价值标准带进未来，现在的单纯的延伸未必就是所希望的未来，但无法轻易接受。尽管理论上也许是这样，但心

情上还是产生拒绝反应。最终被秘密组织起来的未来派来的刺客暗杀。但这时电脑显示在未来的水栖人中发生一种疾病。就是奇怪的自杀病。在水里已经不再需要的泪腺、鼓膜还留下痕迹，莫名其妙地想听风声，于是爬到陆地上，由于无法呼吸，流泪而死。

这部小说发表以后，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对其显示出强烈的拒绝反应，这其中大概也包括对我将电脑和遗传工学作为小道具使用的情节结构表示反感。其实，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电脑的实用性。这仅仅是二十多年前。我到现在 NTT 的前身“电电公社”（日本电信电话公社）采访，让我参观该公司的研究室。当时的电脑还处在真空管阶段，图书阅览室那么大的房间里装满真空管和横七竖八的一束束电线，蔚为壮观。但离实用性还很远，研究员们似乎也不抱多大的希望，尤其对人工智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大概需要整座楼房的容量，冷却方法根本跟不上。这种时候，技术人员一方面急于大功告成，另一方面却意外地采取禁欲的态度。

然而，仅仅二十多年之后，如今名片大小的袖珍计算器大为普及，人工智能也已经提到现实进入研究程序。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变化。一想到技术革新将会迅猛发展，甚至会感觉到一种如同在不结实的婴儿

车上安装 7000cc 大排气量的发动机疾驰般的提心吊胆。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对那部小说的拒绝反应也已经消除了呢？不，事情未必尽如人意。患有某种过敏症的人应该依然对小说的主题本身耿耿于怀。对于现在与未来的价值标准或许完全改变的这种历史观……希望变成这样的未来形态，未来未必能够予以接受的虚无主义……虽然认真想起来并非什么特别的虚无主义，但越是认真遐想时代的前景，就越难免无谓地触怒神经。因为人是穿越漫长的历史过来的文化连续体，难以习惯以不断革新作为优势的技术的灵巧变化。追求不变的心情不仅是人类，也是许多动物的本能冲动之一。甚至连树袋熊在从一个动物园搬到另一个动物园的时候，有的也会因此死去。

时代越是急剧变化，执着于恒久性的心情越是与之成正比地加强，这是自然而然的趋势。“反技术主义”的倾向大概扎根于支撑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传统。何况无法恢复的环境破坏、发端于核武器的无休止的研发武器的竞争、令人想到弗兰肯斯坦发明的遗传工学的进步……这一切显然都是庞大的赤字摆在眼前，所以，不相信技术的潮涌会发展成为巨大的时代潮流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即使是弗兰肯斯坦，在雪莱夫人的原著中

也是被描写成外貌丑陋、心灵美丽的怪物。怪物因其外貌而招致误解，它孤独的诉说是那部作品的主题。而电影不仅将这个主题通俗化，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我在这里无意中表示赞成“反技术主义”，这才真正可能为电影式的弗兰肯斯坦的再次复活助一臂之力。不言而喻，大气污染、核武器是无可争辩的怪物，没有任何酌情余地的恶。然而，其责任究竟是在技术本身吗？不去追究企业的利润追求、国家的利己主义、产业的军事化这些技术利用者，只是一味纯粹地批判技术主义，不是对问题的偷梁换柱吗？

如果我站在现在的观点上续写《第四间冰期》，大概依然会写出同样的故事情节。违抗未来的主人公还是会受到制裁，未来也无法抹杀因为憧憬风带来的乐音而选择自杀的异端者。只要不主动接受这个纠纷，大概就无法睁着眼睛活在现代。正如“技术礼赞”的美梦已经褪色一样，“反技术主义”听上去也只是几乎失效的老人的牢骚。

我对“技术”与“人”这个二元论大抵持怀疑态度。技术本身绝不会是人，或者人性的对立物。技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使用道具要做点什么这个行为程序整体的意识化。人不仅对技术成果具有满足感，甚至对程序的完成本身也深感喜悦。这是对投影于技术

的自我发现的喜悦。从本质上说，技术具有人性。

重要的大概是技术所包含的自我投影和自我发现的问题。有时候我修理照相机的小毛病，在感觉即将修好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反复念叨着“人不是猴子，人不是猴子”这样咒语般的话。我知道猴子当然也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我绝非歧视猴子。我的咒文只是想单纯地表达作业程序化的喜悦。但是，这个“作业程序化”究竟是什么呢？既有失败后的不断探索，也有在心象中的坐标转换作业吧。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沿着时间轴的程序判断，就是将自己的行动与对象的变化作为因果关系予以总体地把握。不借助“语言”的力量就无法完成。因为自我投影原本就是“语言”结构本身。

其实，我在不久以前就开始关注对作为解读现代混沌的钥匙的“语言”之谜的解读，这是因为得益于有机会学习分子生物学。说是学习，因为是外行，只是一知半解的生吞活剥，但的确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感动。这门学问从分子层面解析生命现象，不仅仅只是还原主义的成果。最近其应用方面的遗传工学过分引人注目，关键的思想方面往往被人遗忘，但出乎意外的是这也许可以与进化论相媲美。至少对于进化论是无比强大的支援，这一点确凿无疑。总之，系统发

生的途径可以得到客观的验证，系统发生与个体发生可以在同一个平台操作。然而，我感觉有点忧虑的是，有几个分子生物学者异口同声地把“精神”领域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为什么不是“语言”，而是突然把“精神”这个暧昧的概念提出来呢？使得我不得不急忙重新仔细深入探究“语言”问题。一开始探究，就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极端的空白区。它毗连所有的领域，却无人过问，束之高阁。的确，语言难以操作。思考“语言”也只能依靠“语言”。这正如与镜子问答，是一个不确切的思辨性作业。我脑子里猛然冒出三个人的名字：俄罗斯的生理学家 I. 巴甫洛夫、奥地利的动物学家 K. 洛伦兹、美国的语言学家 N. 乔姆斯基，这三人都对“语言”阐述过具有先驱性的见解。

当然，三人各不相同，其观点、方法也不一样，但如同制作合成照片那样，把这三个人的观点重叠在一起进行强度曝光，我觉得会浮现出相当鲜明的构图。

例如巴甫洛夫，就是那个以条件反射的理论著称的巴甫洛夫，他好像把“语言”视为比一般的条件反射更高一维的条件反射。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假设，但好像这是他临死前顿悟般的预见，没有形成文字留下来。我查找三种科学词典，都没有相关的记述，我怀疑也没有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只

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臆测。所谓“更高一维”的含义，例如在一张纸上画个圆圈，让这个圆圈离开纸面在空中移动，就会出现“管”。平面变成更高一维的空间。置换为语言的话，就是二维积分为三维。就是说，将某种条件反射体系的积分值设定为“语言”就成为巴甫洛夫的假设。就我而言，感觉更想采取“数码转换”，而不是“积分”，但现在不打算深入研究下去。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将“语言”作为大脑皮层的机制加以把握的态度。

乔姆斯基采取逆向研究，运用通过内窥镜从语言学方面观察“语言”构造的方法，引导出“普遍语法”的思考。所谓“普遍语法”，就是组合在遗传基因层面的、语言形成的天然程序。地球上有爱斯基摩语、法语、切罗基语、印地语、日语、澳大利亚土著语等数不胜数的个别性语言，各有固有的语法，但这些固有的语法绝非飘浮于文化层面上的空中楼阁，应该牢牢扎根于“普遍语法”这个生理基础。这当然无法通过实验得到证实，但也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乔姆斯基在认真观察英语固有语法的过程中，似乎发现某种限制法则在英语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作用。例如在一个灌满水的水桶底部开一个洞，随着水的流泻，水面会形成一个漩涡。在北半球，这个漩涡应该是左旋。

这个模式的形成自然是遵从水本身的流体力学规律，但仅仅这个不会产生右旋或左旋的选择。不论向哪个方向旋转，都满足流体力学规律。还有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地球自转的力量的作用，这个力量才决定漩涡的方向。乔姆斯基查明与地球自转相似的力场在固有语法形成中所产生的作用，将其命名为“生成语法”。人们是通过学习掌握个别语言，但这个学习一定要遵循“生成语法”。正如漩涡的方向无法离开地球的自转，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教授法、学习法，都不可能与“生成语法”相矛盾。就是说，某种语言在构成例如否定句、疑问句等文章结构的时候，当然会出现正确或错误的排列方式，但其语法判断标准并不是由当事者协商决定……因为在确定语法之前不可能商定……所以只能认为在人们讨论之前就已经铺设好轨道。不同种类的个别语言原则上具有可译性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从“生成语法”到“普遍语法”只差一小步。人通过探索外界构筑概念，但不是构筑“语言”。“语言”始终只能以“普遍语法”作为素材，按照“生成语法”的设计图进行构筑。

如果说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是从天而降的吊篮式探测器，那么巴甫洛夫的“第二系条件反射”就是从地底掘进的隧道式探测器。以相反方向接近的两

架探测器夹着“语言”突然相遇。

洛伦兹则更加具体，他是动物学家，始终穿着探险鞋在地面上行走，仔细观察。例如发现一种鸟对一种红色的软绵绵的物体做出特殊的反应，并立即采取避难行为。这个红色的物体必须是活动的物体，软绵绵的物体还必须是红色的，否则鸟就不会做出反应。由于鸟的避难行为，可以使它免遭狐狸的攻击。鸟对没有尾巴的狐狸大概毫无戒备。这里最重要的是这个避难行为不是通过经验、学习而得到的，它与人对敌人的分辨方法截然不同。就是说，动物的智慧没有任何的惊异之处，只要一看见软绵绵的红色物体，就莫名其妙地产生想逃命的“心情”。通俗地说，这是“本能”。更准确地说，这是组合在遗传基因层面的程序所产生的诱发行为，或者说是抑制系统。运用这个方法解析动物攻击行为的著作成为洛伦兹的代表作。他排除一切拟人化手法的观察，其准确性和说服力令人惊叹。我不禁对以进化的凿子精雕细刻出来的大自然的伽蓝发出由衷的赞叹。

这个方法不能适用于人的行为吗？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里具有与动物的本能行为相当类似的地方。难道洛伦兹仅仅是因为没在意而忽略了“语言”这个矿脉吗？不，他并没有忽略。其实他也多次谈到

这个矿脉的存在，明确主张将“语言”的基础视为天生就有。然而，遗憾的是，他的主张格调极低。似乎他对“语言”世界怀有“本能性”的厌恶感。也许真是如此。与几乎不见任何例外的动物行为的整齐有序相比，人类的行为的确过于杂乱无序。不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因为通过对“语言”这个概念的把握能力，打开了本能性的、被关闭的程序，结果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遭遇“反技术主义”的伏兵。然而，果真如洛伦兹所担心的那样，“语言”对人类是不合适的存在吗？

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因“语言”而异。如果把“语言”视为不合适的东西，那么运用不合适的“语言”所思考的见解也必然是不合适的。这简直就是一个迷宫的世界。人类一旦挖到“语言”这个矿脉，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都是已经离开“语言”就无法生存下去了。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如果将动物的世界比作没有空气的月球，人类世界就是被厚厚的“语言”这个大气层包裹的地球。谁都可以想象不想不想万念皆空的状态，但如果不是道行高深的禅僧，根本就进入不到这个境界。人可以脱离“语言”而存在，大概只是处在深沉的慢波睡眠的时候。在睁开眼睛的瞬间，怎么也想不起来梦境的内容，大概谁都有过这